

朱航满

朋友在琉璃厂办画展。年初新冠疫情以来,蛰伏已久,正好出门走走。画展参观之后,便到旁边的中国书店去看书。特殊时期,琉璃厂街道的游客三三两两,而书店里的读者,真是比店员还要少。记得上次来琉璃厂,西街的入口处,是中国书店的中国书店,装修甚为古雅,而此次来,竟变成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朝华书画社”了。在中国书店来薰阁,问一位店员,她笑着回答,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想想上次来琉璃厂,也是三年多前的事情了。如今,古籍书店已经与来薰阁合成一处。在来薰阁的一楼看了看,多为传统书画类著述,这些我是行外人,但也觉得与琉璃厂时下的气息一致。问店员有无旧书可看,答在二楼。于是上楼,果然发现旧书不少,准确的说,应该是古书不少。这些线装的古书,都被妥贴地放在玻璃柜中,或者读者并不方便拿到的书架上。作为古籍珍本,这些书也都专门写有价签,我扫了一眼定价,多在近万元左右的价格,想来都是为藏书家们准备的。

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终于发现有两三架的旧书,大约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文史著作,这些很对我的胃口,于是便放慢了脚步,一行行地在书架上扫视。很快,便在书架上看到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的一套“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收录现代作家的散文名作三十册,其中竟然影印有周作人的散文集《雨天的书》,还有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这多少令我有些惊讶。我关注周氏的各种版本,这个影印的版本,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逛旧书店就是有这样一个好处,你可以无意间发现之前不曾知晓的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曾出版过一套“新文学碑林”丛书,上海书店也曾影印过一套“现代作家资料参考丛书”,均颇有影响。这套“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还是头一次看到。此套“原版库”三十册,装于一个函套之中,相比于古籍珍本,制作还是有些简陋。我从函套中抽出其中的一本文集后,翻开来,竟有一个很意外的发现,原来这套书的策划和主编,是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的老师王彬先生。

琉璃厂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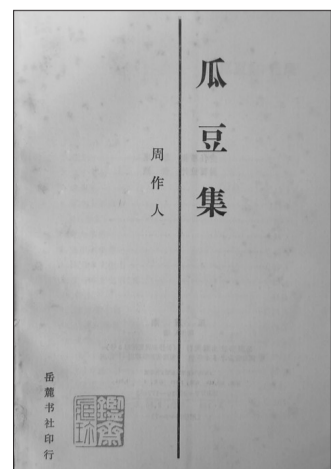
寻书有时候就像考古,到不到现场,有没有见到实物,有不同的体会。我将这套“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中的散文集拿在手中,才多少有些特别的感触。其实,我们熟知的一些现代文坛的名家名作,多是一些薄册子,有些文集,其实也不过四五万字的样子。琉璃厂的这一书缘令我欣喜,我把自己在书店里的这个意外发现,随后用手机发信息,告诉了王彬老师。他问我看到的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由此才知道,除了这个散文“原版库”,还有小说和诗歌两套丛书。我向王老师请教,当时何以要主编这样一套特别版本的丛书,他很快答复我,以为认识现代文学,还是要原汁原味地来读这些现代文学的作品的,而有些名家作品,因于形势,几乎都进行过修改。我又问王老师,这套丛书编选的标准,他答为“名家名作”,又补充道,读得多了,便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我向他感慨,现代作家的不少名作,至今来读,依然有味,很多经住了时间的检验。王老师同意我的看法。

此来琉璃厂,能得这样一番教益,真是意外收获。哪日下午,在来薰阁的旧书架上,我还意外发现了两本很感兴趣的著作。一册为岳麓书社1989年出版的周作人散文集《瓜豆集》,另一册则为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暮年上娱》,而这两本我感兴趣的旧书,虽然未在一起存放,但拿在手中,却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便是两本书的扉页上,均盖有一枚很特别的藏书印:“鑑斋藏珍”。想来应是一位学者或爱书人的书,被处理到了中国书店。这位“鑑斋”,何许人也,未曾听说过,立即求助于度娘(百度),似也无什么确凿答案。倒是这两册书的品相极好,尤其是《瓜豆集》,虽已三十年之久,但依然触手如新,可见藏者之爱护。两册书售价均略高,《瓜豆集》为90元,《暮年上娱》为100元。《瓜豆集》目前已经有诸多其他版本,但当年钟叔河先生主持出版的这套知堂自编文集,依然值得收藏。记得我二十年前在南京读大学时,课余研读鲁迅的著作,也读了点周作人。有次在南京大学南门前的一个小书摊上,看到过岳麓初版的《苦竹杂记》,在诸多书籍中显得分外古朴和清雅,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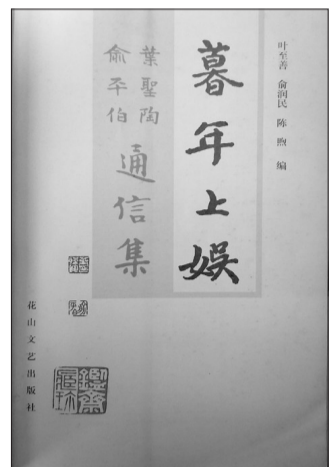
岳麓初版的这册《瓜豆集》,以1937年上海宇宙风社版为底本,由钟叔河先生校订后推出。此书应系岳麓版周作人自编集系列的最后一册,仅印刷1900册,相比最初岳麓印刷的《雨天的书》和《自己的园地》,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钟叔河先生主编此套自编集,虽然未能如愿完成,但意义自是不可估量。钟先生编选这套自编集,区别于后来的一些文集,一是注明了校订之处,二是附有索引。这虽是两个小细节,但可见出版者的用心。注明校订,可以令读者清晰地知道哪些地方编辑进行了改动,原版又是怎样的面目;而索引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是一件善举了,这项工作,在后来出版的周氏文集中均未实行。周作人是一位书斋型作家,正因他的文章中人名、书名太多,有一个索引,则对于读他的书有很大的方便。诸如这册《瓜豆集》,便可以由索引,清晰地知晓周作人读过那些书,关注过哪些人。我粗略统计,仅此书便涉及中外著述三百九十余种,仿佛领略了苦雨斋的书架一角了。

花山文艺出版社的这册《暮年上娱》,品相略差一些,但整体上保存完好。这册书我曾在一位画家朋友的书房里看到过,借来用一周时间翻阅过,乃是很喜欢的一册著作。这次在中国书店里碰到了,虽然售价略高于网上书店,但还是要珍惜眼下的这份书缘的。叶圣陶和俞平伯先生的这册通信集,颇有一种静水深流的感觉。当下虽然也偶有老派的书信文字,但通信双方学识和文字亦能处在同一水准者,却是很少见了。此书的封面底图用叶圣陶和俞平伯的书信手稿,都是很古雅的小楷字。封面下方有一对老翁,相对而坐,上题“如面谈”三字,与陶俞两位老人的通信风格,极契合。其实这幅“如面谈”,乃是俞平伯的祖父俞樾的自用信笺。虽然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弟子,但后者对于俞樾则是非常敬佩,曾多次作文介绍《春在堂随笔》。俞平伯也曾赠过周氏一些“如面谈”笺纸。我曾在一个展览上,看到过周作人写给龙榆生的信,信笺便是用的这个“如面谈”。

从琉璃厂归来,我将《瓜豆集》和《暮年上娱》重温一遍。还有一个小发现,便是在《瓜豆集》



本文提及的《瓜豆集》扉页藏书印章



本文提及的《暮年上娱》扉页藏书印章

中还有一张特别的购书票,这张发票系上海古籍书店的专用税票,显示此书售出的时间为1991年10月4日,售价2.5元,为此书的定价。由这张上海古籍书店的购书小票,我对这个名为“鑑斋”的主人又引发了兴趣,想来一定是位有眼光的爱书人。然而网上亦未见有“鑑斋”的介绍,搜寻记忆,也未曾有这样名号的学者。后经多番尝试搜寻,偶然在上海博物馆的拍卖记录中,发现有“鑑斋旧藏”的拍卖,其中包括“近代著述一组”“古代集部著作一组”“艺术著述一组”等,这些拍卖的图书多系现代文史和艺术类著述,品位很不俗。令我兴奋的是,在“近代著述一组”中,有一册华东师范大学1962年12月出版的《文艺鉴赏论集》,其扉页上便有与我购得藏书一样的“鑑斋藏珍”印章。更为有趣的是,这本藏书印旁边,还有一个藏者的毛笔字签名和印章,签名为上海散文家余秋雨,印章则为“秋雨藏书之印”。

“孤岛文学”命名由来

田丰

茅盾的《后土》刊登于《上海报》,全文颇为简短,不足三百字,但却言简意赅,涵盖的信息量着实不少。众所周知,“孤岛文学”作为抗战时期所独有的文学现象早已广为接受,成为讲述抗战文学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孤岛”一词的命名来源却鲜有人提及,幸而茅盾在《后土》一文中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一颇为形象的命名源自郭沫若。

后土

沫若兄把上海比拟为孤岛,经他一提倡,所见到的上海刊物,旁及上海通讯之类,终有孤岛字样,已成为一个“流行性”的名辞”。

我以前说过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一天比一天“繁荣”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虽然是有感于畸形发展,但没有料到会一“孤”至此,有这么一天。

上海是文化人的集合地,现在听说留沪的很少,书局出版界,也“缩减阵线”,但是文学没落,听说巴代之以跳舞,跳舞场反而比战前更发展,皇天后土(有注),我即使落然回沪,仍旧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威胁”。

冰独编上海报,胡诌几句以应。

注皇——是XX,后是舞后。

(原载1938年2月23日《上海报》第3版,署名茅盾)

由于郭沫若在文化界极具影响力,因而自从他将上海比拟做“孤岛”后被广为接受,藉着上海刊物和上海通讯等传播媒介的推广和放大作用,正如茅盾文中所言迅即成为一个“流行性”的名辞”。

接下来茅盾称自己“以前说过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一天比一天‘繁荣’了”,据查证此句话出自《都市文学》(1933年5月15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5期),原话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东方的巴黎’,——上海,一天比一天‘发展’了”。在《都市文学》中茅盾通过上海人口密度极高,地产价格飞涨,建造住宅热潮,银行储蓄部生意兴隆以及海关税收的光景等方面阐释了上海发展的空前盛况。然而在此背后也潜藏着隐忧,上海的丝厂从一百零六家同时开工锐减到只有十来家,工人总数八年间几乎没有增长,因而呈现出“生产缩小,消费膨胀”的畸形发展状况。然而,茅盾此时也未料到仅仅时隔四年上海会成为“孤岛”,言语间不无惋惜和悲愤。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随着局势越来越危急,茅盾于10月5日携子女先乘从上海西站搭乘火车驶离,辗转前往长沙安排子女就读学校事宜。之后茅盾只身于11月12日返回上海,除夕又与夫人孔德沚一起登船前往香港,离开了工作生活长达21年之久的第二故乡,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于1946年5月26日重新回到阔别八年半的上海。对于此次离沪茅盾虽然有些依依不舍,但又出于对上海书局出版界的日益凋零以及跳舞场异常繁荣刻意营造歌舞升平的反常景象的反感,不愿回到上海去忍受精神上的“威胁”,这实际上也道出了众多原本栖居上海而在战事爆发后纷纷离沪的文化人的共同心声。

此外,茅盾在《后土》最后一段谈及“冰独编上海报,胡诌几句以应”,道出了创作该文的缘由。冰独本名张冰独,曾经担任过艺华影片公司宣传策划、国华影片公司宣传部长、新新公司宣传部长,人送绰号“南京路上的宣传部长”。抗战爆发后张冰独投入抗日宣传,曾有多家报刊特邀他担任编辑或记者,此时正担任《上海报》的编辑,《后土》一文即茅盾应他所约而写。



一网廿年人教情

李怀源

2000年初,花了7999元买了一台品牌电脑。用电话线上网,发现“小学语文教育论坛”,就注册了一个名字“阿源”,看了几天别人的发言。第二次登录论坛不知道是多久之事了,结果密码怎么也不对。于是,只能改成了“阿远”,重新注册,从此正式入驻人教网小学语文教育论坛。开始谨慎地跟贴回帖,表达想法。我那时当老师已近8年,教学中有很多困惑,论坛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大平台。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语文教师,大家在论坛里讨论,也在聊天室里讨论,大家主要讨论如何上课。我上过的公开课《跳水》《落花生》《苦柚》……都在这里讨论过。这就是最早的网络教研吧。在论坛一段时间后,论坛的社外版主米奇推荐我做版主,负责论坛的小语(刘芬)也同意了,这样我就成了人教网小学语文论坛的版主——阿远。为论坛的网友们提供了一些服务,看到有新人发帖就去跟帖鼓励,有人发言太过激烈就稍加提醒……现在,偶尔碰到小学语文老师,还有人会说,你就是当年论坛的阿远啊。

踏入小学语文论坛,自此一往而情深。2002年10月10日—12日,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南京市举行了全国第四届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研讨活动。论坛成员自愿报名参加现场报道活动,这是论坛成员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对大赛进行线上报道。我是其中一员,在那里见到了刘芬、王林……在这次活动中,不仅对现场的教学进行文字实录和图片发布,还对上课的教师进行现场采访。这些在以后的历年活动中都继承下来。

2003年11月11日、12日,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经验交流会暨历届阅读大赛成果展示活动在杭州举行。香港启思小学的黄锦燕老师在本次活动中执教四年级《可爱的小松鼠》一课,我和洪春幸对黄老师进行采访,并且发表了。

从2002年的南宁到2012年的厦门,我参加了6届全国大赛(南宁、重庆、太原、南昌、银川、厦门)的报道工作。大家分工,记录参赛选手的课堂实录,虽然提前看过了教学设计,记录下来还是很难,听力和打字能力都有提高。最有意思的是,南宁那次打完了,忽然不能保存了,洪春幸给学校的计算机老师发信息,那老师回复的是“康雀加爱死”,我们推敲了半天才用“Ctrl+S”的方式保存了文档。厦门那次,因为人手比较少,要及时把实录上传到论坛,午饭往往没时间吃。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认可,晚上陈先云老师专门和我们

这些工作人员共进晚餐,跟我们交流课堂教学的情况。

2012年厦门活动之后,在全国小语会第九届学术年会上,陈老师安排我作为第三组的主持人,主持了小组讨论,并在大会上进行了汇报。之后,陈老师还推荐我到宁夏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研讨会”上课、讲座。这10年的报道工作,让我亲眼目睹了全国小语课堂教学的变化和发展,也让我认识了当时小语室的所有编辑,能从他们身上学习。还记得在一次大赛的现场,徐铁老师让我负责的现场团队发放各省市指导教师的证书,结果不知道是哪些指导老师多拿了证书,最后少了3张。徐老师还安慰我,为此我惭愧了很长时间。

2004年暑假,带学生到北京参加夏令营。我有机会走进了人教社的办公楼(旧址),不至于走进大观园的感觉。现在能够记忆的就是房子老,家具老,图书多。一直觉得不可思议,教科书就是在这里编辑的。

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我在首都师范大学读教育硕士,有很多时间接触王林、刘芬、张立霞等老师,也有机会走进人教社的新大楼。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11月,在人教社办公楼的顶层咖啡厅,我见到了敬仰已久的崔峦先生,他肯定了我关于“教科书教学”“读整本书教学”

“语文实践活动”三个板块的划分,提出了实际教学中要注意的事项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自此以后,多次邀请崔老师到我在所在的德州跃华学校进行现场指导,为我的两本单元整体教学的著作作序,崔老师是单元整体教学的指导者、参与者、见证者,对我的专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后多次到人教社拜访。有一次,到人教社拜访王林,看到张立霞老师正在为生学放入哪篇课文而烦恼,在办公室外的格子间独自研究。我才知道编写教科书真是不容易。我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构建艺术》出版后,专门到小语室给各位老师送书,因为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和入教社小语室是密不可分的。

每次去人教社,都能看到被书山包围的编辑工位,都能拿一批书。让我看到了读书人的样子,也能接触到不同角度的教育类图书,尤其是教育史研究。每次来北京出差我都住在人教社附近,用王林的话说,你是不是觉得住在这附近,心里踏实啊?

2014年,我来到北京工作。结果去人教社的机会倒少了很多。一是我每天都在奔波,二是小语室的老师们都在编写统编教科书,三是我也处于发展的瓶颈……

2009年4月,我的论文《由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看小学整

本书阅读教学》在《课程·教材·教法》发表。还记得当时看到的审稿单,我读了以后知道了什么是学术的严谨,稿子改了6次,责难郭利萍老师用极大地耐心和严谨的态度与我沟通交流。这次发表成了我的一个航标,自此以后一直坚持做读整本书教学的研究。2012年,郭利萍老师还写了一篇《实现梦想,追求卓越——记追求卓越梦想的青年教师李怀源》,在《小学语文教学》杂志上发表了。

2017年9月,我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理论与实务》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从选题、立意、成稿、修改、完善,刘立德老师和胡兰江老师两位老师均给了莫大的帮助。刘老师的谦和,胡老师的严谨,让我知道一位作者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稿子,我在书的后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感想。

我是叶圣陶研究会的理事,能够在开会的时候见到郭总编辑。有一次,郭总编辑拿过一本《课程·教材·教法》送给我,希望我多学习多投稿。2015年我编选了《叶圣陶论阅读》,2016年编选了《叶圣陶论写作》,都在叶研会上发给与会人员。郭总编辑说,这本来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那时我是沾沾自喜了一下。在一次书目研会上,偶尔听到郭总编辑说李廉方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在研究“合科教学

法”。我立即在网上买了《李廉方语文教学论著选》《李廉方教育文存》。才发现,郭总编是研究李廉方语文教学思想的专家。很惭愧的是,我研究单元整体教学,做了很多文献,竟然不知道有合科教学法。我的沾沾自喜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小学语文》刊物曾经有一个栏目“旧文重读”,有几期是由我来组稿的。王维花老师见到我的时候说,都以为是位老先生,原来这么年轻啊。殊不知对语文教育史长期关注也是因为报刊社的原因。

与人教人交往,让我深刻体验到怎么做学问,怎么做学间。我读懂得是“平等”与“尊重”。对我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小老师,都能得到指导与关注。人教的精神就是自叶老一辈传承下来,关注教学,关注教师,能够倾听一线声音的人的精神。我虽不是人教人,但是,我觉得这种精神已经在我身上,我正以各种方式传递给我的学生,我身边的人。

非常有幸,当我专业发展困难的时候,能够踏入人教小学语文论坛。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人教社相伴,并且在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来自人教社的指导与帮助。人都是有情结的,这情结是“易结不宜解”的。

(本文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特级教师)